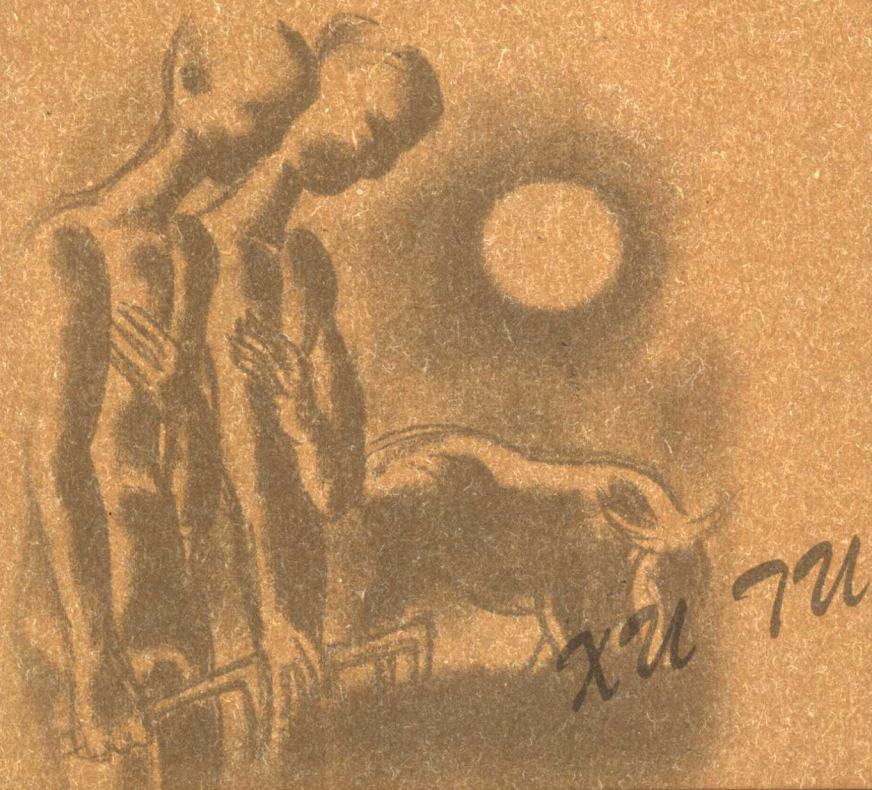


虚土

刘亮程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

虚土

……
刘亮程

著



© 刘亮程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虚土 / 刘亮程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(布老虎长篇小说)
ISBN 7-5313-2950-6

I. 虚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39454号

虚土

责任编辑 常 晶

责任校对 李守勤

封面设计 耿志远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编辑 选题策划部

主页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 × 230mm

字数 254 千字

印张 14.25 插页 2

印数 1-3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4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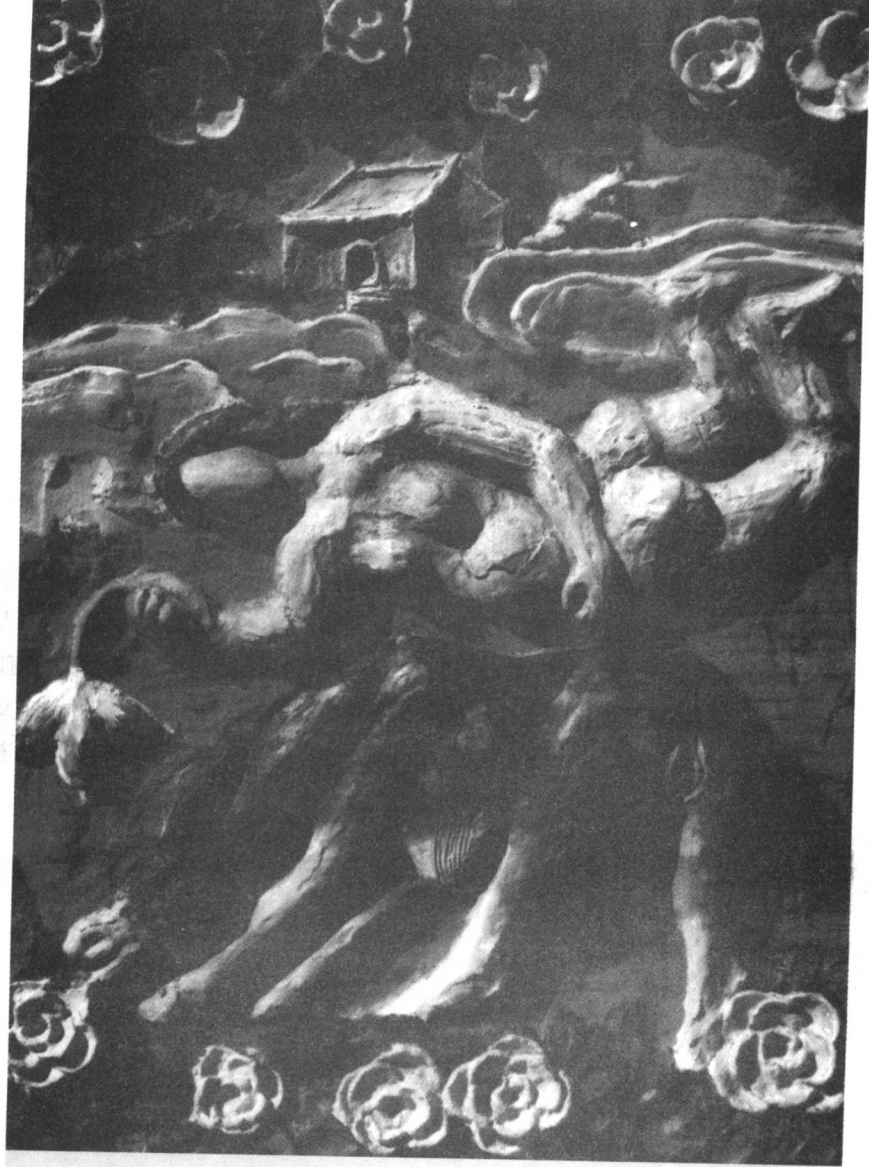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4222803

目录

- 开 头：我居住的村庄 / 1
- 第 一 段：我五岁的早晨 / 3
- 第 二 段：一个人要出生 / 11
- 第 三 段：虚土庄的七个人 / 19
- 第 四 段：不认识的白天 / 35
- 第 五 段：守夜人 / 43
- 第 六 段：桥断了 / 49
- 第 七 段：马老的胡子都白了 / 61
- 第 八 段：我听来的三个故事 / 71
- 第 九 段：我的妻子 / 88
- 第 十 段：冯七经过的七个村庄 / 93
- 第 十 一 段：我当村长那几年 / 101
- 第 十 二 段：虚土梁上的事物 / 110
- 第 十 三 段：每人都在等一个东西 / 125
- 第 十 四 段：胡长的榆树 / 132
- 第 十 五 段：麦子熟了 / 150
- 第 十 六 段：我独自过掉的几种生活 / 160
- 第 十 七 段：车户 / 174
- 第 十 八 段：虚土庄的最后一件事(上) / 181
- 第 十 九 段：一个早晨人全走光 / 193
- 第 二 十 段：虚土庄的最后一件事(下) / 204
- 第 二 十 一 段：终于轮到我说说话了 / 213
- 第 二 十 二 段：我在远方哭我听不见 / 218
- 结 尾：树叶尘土 / 226





开头：
我居住的村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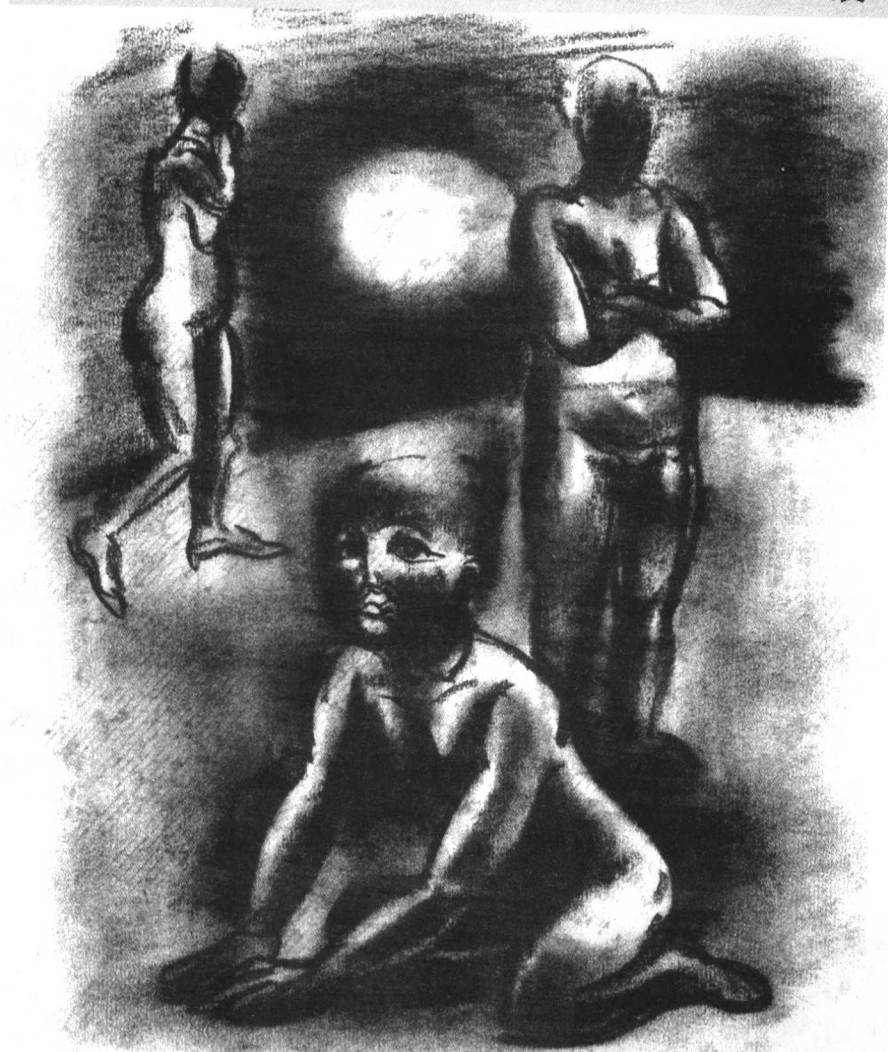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居住的村庄，一片土梁上零乱的房屋，所有窗户向南，烟囱口朝天。麦子熟了头向西，葵花老了头朝东，人死了埋在南梁，脚朝北，远远伸向自家的房门，伸到烧热的土炕上，伸进家人焐暖的被窝。

一场一场的风在梁上停住。所有雨水绕开村子，避开房顶和路。雨只下在四周的戈壁，下在抽穗的苞谷田。

白天每个孩子头顶有一朵云，夜晚有一颗星星。每颗星星引领一个人，它们在天上分配完我们，谁都没有剩下。至少有七八颗星照在一户人家的房顶。被一颗星孤照的是韩三家的房顶。有时我们家房顶草垛上也孤悬着一颗星星，那样的夜晚，母亲一个人在屋里，父亲在远处穿过一座又一座别人的村庄，他的儿女在各自的黑暗中，悄无声息，做着别人不知道的梦。

第一段·
我五岁的早晨





一、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

你让我看见早晨。你推开门。我一下站在田野。太阳没有出来，我一直没看见太阳出来。一片薄光照着麦地村庄。沙漠和远山一样清晰。我仿佛同时站在麦地和远处沙漠，看见金色沙丘涌向天边，银白的麦子，穗挨穗簇拥到村庄，要不是院墙和门挡住，要不是横在路边的木头挡住，麦子会一直长上锅头和炕，长上房。

那是我永远不会尝到的眼看丰收的一季夏粮。我没有眼睛。母亲，我睁开你给我的小小心灵，看见唯一的早晨，永远不会睡醒的村庄，我多么熟悉的房顶，晾着哪一个秋天的金黄苞谷，每个棒子仿佛都是我亲手掰的。我没有手，没有抚摸你的一粒粮食。没有脚，却几乎在每一寸虚土上留下脚印。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仿佛见过无数次。

母亲，是否有一个已经过完我的一生。你早知道我是多余的，世上已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，一群人。你让我流失在路上。你不想让我出生。不让我长出身体。世上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身体，他正一件件做完我将来要做的所有事情。你不想让我一出生就没有事情，每一步路都被另一个人走过，每一句话他都说过，每个微笑和哭都是他的，恋爱、婚姻、生老病死，全是他的。

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，我会知道他的名字，看见他的脚印，他爱过的每样东西我都喜爱无比。当我讲出村子的所有人和事，我会知道我是谁。

或许永远不会，就像你推开门，让我看见早晨，永远不向中午移动的早晨。我没有见过我在太阳下的样子。我可能一直没有活到中午。那些太阳下的影子都是别人。



二、五岁的早晨

我五岁时的早晨，听见村庄里的开门声，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好多人的脚，马腿，还有车轱辘，在路上动。他们又要出远门。车轮和马蹄声，朝四面八方移动，踩起的尘土朝天上飞扬，我在那时看见两种东西在远去。一个朝天上，一个朝远处。我看一眼路，又看天空。后来，他们走远后，飘到天上的尘土慢慢往回落。一粒一粒地落。天空变得干干净净。但我总觉得有一两粒尘土没有落下来，在云朵上，孤独地睁开眼睛，看着虚土梁上的村子。再后来，可能多少年以后，走远的人开始回来，尘土又一次扬起来。那时我依旧是个孩子，我站在村头，看那些出远门的人回来，我在他们中间没看见我，一个叫刘二的人。

我在五岁的早晨，突然睁开眼睛。仿佛那以前，我的眼睛一直闭着，我在自己不知道的生活里，活到五岁。然后看见一个早晨。一直不向中午移动的早晨。看见地上的脚印，人的脚和马腿。村子一片喧哗，有本事的人都在赶车出远门。我在那时看见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，瘦瘦小小，歪着头，脸朝后看着村子，看着一棵沙枣树下的家，五口人，父亲在路上，母亲站在门口喊叫。我的记忆在那个早晨，亮了一下。我记住我那时候的模样，那时的声音和梦。然后我又什么都看不见。

我是被村庄里的开门声唤醒的。这座沉睡的村庄，可能只有一个早晨，剩下的全是被别人过掉的夜晚和黄昏。有的人被鸡叫醒，有的人被狗叫醒。醒来的方式不一样，生活和命运也不一样。被马叫醒的人，在远路上，跑顺风买卖，多少年不知道回来。被驴叫醒的人注定是闲锤子，一辈子没有正经事。而被鸡叫醒的人，起早贪黑，忙死忙活，过着自己不知道的日子。虚土庄的多数人被鸡叫醒，鸡一般叫两遍，就不管了。剩下没醒的人就由狗呀、驴呀、猪呀去叫。苍蝇蚊子也叫醒人，人在梦中的喊声也能叫醒自己。被狗叫醒的人都是狗命，这种人对周围动静天生担心，狗一叫就惊醒。醒来就警觉地张望，侧耳细听。村庄光有狗不行，得有几个狗一叫就惊醒的人，白天狗一叫就跑过去看个究竟的人。最没出息是被蚊子吵醒的人。听说梦的入口是个喇叭形，蚊子的叫声传进去就变成牛吼，人以为外面发生了啥大事情，醒来听见一只蚊子在耳边叫。

被开门唤醒的，可能就我一个人。

那个早晨，我从连成一片的开门声中，认出每扇门的声音。在我没睁开眼睛前，仿佛已经认识了这个村子。我从早晨的开门声中，清晰地辨认出每户人家的位置，从最南头到北头，每家的开门声都不一样，它们一一打开时，村子的形状被声音描述出来，和我以后看见的大不一样，它更高，更大，也更加喑哑。越往后，早晨的开门声一年年地小了，柔和了，听上去仿佛村庄一年年走远，变得悄无声息，门和框再不磨出声音，我再不被唤醒。我在沉睡中感到自己越走越远。我五岁的早晨，看见自己跟着那些四十岁上下的人，去了我不知道的远处。当我回来过我的童年时，村子早已空空荡荡，所有门窗被风刮开，开门声像尘土落下飘起，没有声音。



三、我不长大，不行吗

他们说，我早长大走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一个人在村里游逛，我的影子短短的，脚印像树叶一片片落在身后。我在童年呆的时间仿佛比一生还久。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不知道其他孩子去哪了，也许早长大走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也没喊我一声。也许喊了我没听见。一个早晨我醒来，村子里剩下我一个孩子。我和狗玩，跟猫和鸡玩，追逐飘飞的树叶玩。

大人们扛锨回来或提镰刀出去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。我遇见的都是大人。我小的时候，人们全长大走了，车被他们赶走了，立在墙根的铁锨被他们扛走，牛被他们牵走，院门锁上钥匙被他们带走，他们走远的早晨，村子里只剩下风，我被风吹着在路上走，他们回来的傍晚风停了，一些树叶飘进院子，一些村东边的土落在村西，没有人注意这些，他们只知道一天干了些什么，加了几条埂子，翻了几亩地，从不清楚穿过村庄的风干了些什么，照在房顶和路上的阳光干了些什么。

还有我，一个五岁的孩子干了什么。

有时他们大中午回来，汗流浹背。早晨拖出去的长长影子不见了，仿佛回来的是另一些人。我觉得我是靠地上的影子认识他们的，我从没看清他们的脸，我记住的是他们走路的架势，后脑勺的头发和手中的农具，



他们的脸太高，像风中的树梢，我的眼睛够不到那里。我一般从肩上的铁锹认出扛锹的人。听到一辆马车过来，就知道谁走来了。我认得马腿和蹄印。还有人的脚印。往往是他们走远了，我才知道走掉的人是谁。我没有长大到他们用旧一把铁锹，驶坏一辆车。我的生命在五岁时停住了。我看见他们一岁一岁地往前走。越走越远。他们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，连一只布鞋都没有穿破。

我以为生活会这样不变地过下去，他们下地干活，我在村子里游逛。长大是别人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那么多人长大了，又不缺少大人，为啥让所有人都长大，去干活。留一个没长大的人，不行吗？村里有好多小孩干的活，钻鸡窝收鸡蛋，爬窗洞取钥匙。就像王五爷说的，长到狗那么大，就钻不进兔子的洞穴。村子的一部分，是按孩子尺寸安排的。孩子知道好多门洞，小小的，遍布村子的角角落落。孩子从那些小门洞走到村子深处，走到大人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后来，所有人长大了，那些只有孩子能进去的门洞，和门洞里的世界，便被遗忘了。

大人们回来吃午饭，只回来了一半人，另一半人留在地里，天黑才回来。天黑也不一定全回来，留几个人在地里过夜。每天都有活干完回不来的人，他把劲用光了，身子一歪睡着在地里，就算留下来看庄稼了。其实庄稼不需要看守，夜晚有守夜人呢。但这个人的瞌睡需要庄稼地，他的头需要一截田埂做枕头，身体下需要一片虚土或草叶当褥子。就由着他吧。第二天一早其他人下地时，他可以扛着锹回家。夜晚睡在地里的人，第二天可以不干活。这是谁定的规矩我不清楚。好像有道理，因为这个人昨天把劲用完了，又没回家吃饭。他没有劲了。不管活多忙，哪怕麦子焦黄在地里，渠穿帮跑水，一个人只要干到把劲用完，再要紧的事也都跟他没关系，他没劲了。

我低着头看他们的鞋、裤腿。天太热了，连影子都躲在脚底下，不露头。我觉得光看影子不能认出他们，就抬头看裤腿、腰。系一条四指宽牛皮腰带的是冯七，一般人的腰带三指宽。马肚带才四指宽。有人说冯七长着一副马肚子，我看不怎么像，马肚子下面吊一截子黑锤子，冯七却没有。

两腿间能钻过一只狗的是韩三，他的腿后来被车轧断，没断的时候，一条离另一条就隔得远，好像互不相干，各走各的。后来一条断了，才拖拉着靠近另一条，看出它们的关系了。我好像一直没认清楚他们腰上面那一截子。我的头没长过他们的腰。我做梦梦见的也都是半截子的人，腰以上是空的，很模糊。天空低低压下来，他们的头和上身埋在黑云中，阳光

贴着地照，像草一样从地上长出来。

“呸，你还没玩够。你想玩到啥时候。”

我以为是父亲，声音从高处泼下来。却不是。

这个人丢下一句话不见了，我看看脚印，朝北边去了，越走越小，肩上的铁锨也一点点变小，小到没办法挖地，只能当玩具。最后他钻进一个小门洞，不见了。他是冯三，我认识他的脚印，右脚尖朝外撇，让人觉得，右边有一条岔路，一只脚要走上，一只不让。冯三总是从北边回来，他家在路右边，离开路时，总是右脚往外撇，左脚跟上，才能拐到家。这样就走成了习惯，往哪走都右脚外撇。要是冯三从南边回来几次，也许能把这个毛病改了。可是他在南边没一事情，他的地在北边，放羊的草场在北边，连几家亲戚都住在北边。那时我想给他在南边找一件事，偷偷把他的一只羊赶到村南的麦地，或者给他传一句话，说王五爷叫他过去一趟。然后看他从南边回来时，脚怎样朝左拐。也许他回来时不认识家了，他从来没从那个方向回来过，没从南边看见过家的样子。

这个想法我长大后去做了没有，我记不清楚。

天色刚到中午，我要玩到傍晚，我们家的烟囱冒烟了再回去，玩到母亲做好饭，站在门口喊我了再回去。玩到天黑，黄昏星挂到我们家草垛顶上再回去。

大人们谈牲口、女人，买卖收成。他们坐在榆树下聊天时，我和他们一样高。我站在不远的下风处，他们的话一阵阵灌进耳朵，他们吐出的烟和放的屁也灌进我的嘴和鼻子。他们坐下来时说一种话，站起来又说另一种话。一站起来就说些实实在在的话，比如，我去放牛了。你把车赶到南梁，拉一车石头来。我喜欢他们坐下时说的话，那些话朝天上飘，全是虚的，他们说话时我能看见那些说出的事情悬在半空，多少年都不会落下来。

四、长大的只是那些大人

我听人们说着长大以后的事。几乎每个见到的人都问我：“你长大了去干什么。”问得那么认真，又好像很随便，像问你下午去干什么，吃



过饭到哪去一样。

一个早晨我突然长大，扛一把铁锨走出村子，我的影子长长地躺在空旷田野上，它好像早就长大躺在那里，等着我来认出它。没有一个人，路上的脚印，全后跟朝向远处，脚尖对着村子，劳动的人都回去了，田野上的活早结束了，在昨天黄昏就结束了，在前天早晨就结束了。他们把活干完的时候，我刚长大成人。粮食收光了，草割光了，连背一捆枯柴回来的小事，都没我的份。

我母亲的想法是对的，我就不该出生。出生了也不该长大。

我想着我长大了去干什么，我好像对长大有天生的恐惧。我为啥非要长大。我不长大不行吗。我就不长大，看他们有啥办法。我每顿吃半碗饭，每次吸半口气，故意不让自己长。我在头上顶一块土块，压住自己。我有什么好玩的都往头上放。

我从大人的说话中，隐约听见他们让我长大了放羊去，扛铁锨种地，跑买卖，去野地背柴。他们老是忙不过来，总觉得缺人手，去翻地了，草没人锄，出去跑买卖吧，老婆孩子身边又少个大人。反正，干这件事，那件事就没人干。猪还没喂饱，羊又开始叫了。尤其春播秋收，忙得腾不开手时，总觉得有人没来。其实人全在地里了，连没长大的孩子也在地里了。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少个人。每个人都觉得身边少个人。

“要是多一个人手，就好了。”

父亲说话时眼睛盯着我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嫌我长得慢了，应该一出生就是一个壮劳力。

我觉得对不住父亲。我没帮上他的忙。

我小时候，他常常远出。我没看见他小时候的样子。也许没有小时候。我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有小时候。我一出生父亲就是一个大人。等我长大——我真的长大过吗——他依旧没有长老，我在那些老人堆里没找到他。

在这个村庄，年轻人在路上奔走，中年人在一块地里劳作，老年人在墙根晒太阳或乘凉。只有孩子不知道在哪。哪都是孩子，白天黑夜，到处有孩子的叫喊声，他们奔跑、玩耍，远远地听到声音。找他们的时候，哪都没有了。嗓子喊哑也没一个孩子答应。不知道那些孩子去哪了。或许都没出生。只是一些叫喊声来到世上。



我还会说话时，就听大人说我长大以后的事。

“这孩子骨头细细的，将来可能干不了力气活。”

“我看是块跑买卖的料。”

“说不定以后能干成大事呢，你看这孩子头长的，前奔娄，后瓦勺，想的事比做的多。”

我母亲在我身边放几样东西：铁锨、铅笔、头绳、铃铛和羊鞭，我记不清我抓了什么。我刚会说话，就听母亲问我：呋，你长大了去干什么？我歪着头想半天，说，去跑买卖。

他们经常问我长大了去干什么，我记得我早说过了。他们为啥还问。可能长大了光干一件事不行，他们要让我干好多事，把长大后的事全说出来。

一次我说，我长大去放羊。话刚出口，看见一个人赶羊出村，他的背有点驼，穿着翻毛羊皮袄，从背后看像一只站着走路的羊，一会儿就消失在羊踩起的尘土里。又过了一阵，传来一声吆喝，声音远远的，那一刻我看见当了放羊人的我就这样走远了。

多少年后，他吆半群羊回来，我已经不认识他。他也不认识我。

这个放一群羊放老的我，腰背佝偻，走一步咳嗽两声。他在羊群后面吸了太多尘土，他想把它咳出来。

每当我说出一个我要干的事时，就会感觉到有一个我从身边走了，他真的赶车去跑买卖了，开始我还能想清楚他去了哪里，都干了些什么。后来就糊涂了，再想不下去，我把他丢在路上，回来想另外一件事，那个跑买卖的我自己走远了。

有一年他也许贩一车皮子回到虚土庄，他有了自己的名字，我认不出他。他挣了钱也不给我。

我从他们的话语中知道，有好多个我已经在远处。我正像一朵蒲公英慢慢散开。我害怕地抱紧自己。我被“你长大了去干什么”这句话吓住了，以后再没有长大。长大的只是那些大人。



一、有一个人要死

他们没打算在虚土梁上落脚。一种说法是，梁上的虚土把人陷住了。要没有这片虚土梁，还能朝前走一截子。但也走不了多远。人确实没力气了，走到这里时，一脚踩进虚土，就不想再拔出来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因为有一个人要死，一个人要出生，人们不得不停下。原打算随便盖几间房子住下来，等这个人死了，埋掉。出生的孩子会走路，再继续前行，找更好的地方安家。其间种几茬粮食，土梁下到处是肥沃的荒地，还有一条河，河的名字好几年后才知道，叫玛纳斯河。是从河上游来的买卖人说出来的。当时他们没敢给河起名字，就直接叫河。这么大的河，一定有名字，名字一般在上游，上游叫什么名字，下游跟着叫。就像一个人，他的头叫刘二，不能把腿叫成冯七。虚土梁的名字是他们自己起的，梁上的虚土陷住脚的那一刻，这个名字就被人叫出来。后来有了房子，又叫虚土庄。再后来梁上的虚土被人和牲口踩瓷。名字却没办法被踩瓷。村子里的生活一年年地变虚，比虚土更深地陷住人。

说要死的人是冯大，我听说本来头一年人们就准备好来新疆了，硬被冯大挡住。冯大说，我眼看要死了，你们等我死了，把我埋掉再走行不行。你们总不能把一个快死的人扔下不管吧。

冯大的死把人吓住了。

人们等了一年，冯大没死掉，饥荒却在夺其他人的命。几千年的老村庄，本来坟已经埋到墙根，又添了些死人，院子里都开始埋人了。那场饥饿，就不说了，谁都知道。到处是饿睡着的人，路上、墙根、草垛，好多人一躺倒再睁不开眼睛，留给村庄的只有一场一场别人不知道的梦。人们再等不及，就带上这个快死的人上路了。

在老一辈留下的话中，冯大在走新疆路上说的话，以后多少年还被人们想起来。

冯大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我从六十六岁到六十七岁，是拖着两条老腿



走到的。我要留在老家，坐在炕上也能活到这个岁数。躺在被窝里也能活到这个岁数。”

王五反驳说：“你要不出来，早死在炕上了。走路延长了你的命。也延长了所有人的命。”

走新疆的漫长道路，把好多人的腿走长，养成好走远路的毛病。

在我的感觉里虚土庄只是一座梦中的村庄。人们并没有停住，好多人都还在往远处走，不知疲倦地穿过一座又一座别人的村庄。虚土庄空空地摆在土梁上。路把人的命无限延长。好多人看不到自己的死亡。死亡被尘土埋掉了。

冯大又一次看见自己的死，是人们在虚土庄居住下来的第五年。人人嚷嚷着要走的事，连地上每一粒土都在动，树上每片叶子都在动，仿佛只要一场风，虚土梁上的人和事，就飘走得干干净净。

这时冯大又出来说话了。

冯大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我在怎样死。到今天下午，太阳照到脚后跟上时，我已死掉十分之七。我在一根头发一根头发地死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死。

“我活下来的部分也还在死。已经死掉的还在往更深处死，更彻底地死。”

冯大的死又一次把人吓住，他说头发时每个人的头发仿佛都在死。他说到手指时，所有人的手指都僵硬了。

“你们光知道一个劲往前走，不知道死会让你们一个个停住。走掉的人也会在不远的前方死。走远的人也会在更远处死。远处没有活下来的人。我们看到的都是背影。”

冯大的话并没有止住人们往远处走。跑顺风买卖的人每天都在上路。人的命被路和风无限拉长。连留在村里人的命，都无限延长了。以后我没看见冯大的死。也许他背着我们死掉了。

我活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死掉。人们都好好的，一些人在远处，顺风穿过一座又一座别人的村子。更多的人睡在四周的房舍里做梦。梦把天空顶高，把大地变得更辽远。

我也没有死掉，我回去过我的童年了。

死亡是后来的事了。它从后面追上来，像一件往事，被所有人想起。人从那时开始死，一个接一个，像秋天的叶子，落得光光了。